

寄情山水

吴永良风景速写



西冷印社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吴永良近影

吴永良艺术简介

1937年11月生于浙江省鄞县。196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擅长水墨写意人物画和指头画，为当今具代表性中国画家。作品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为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北京、上海和绍兴鲁迅纪念馆、西泠印社、中南海、日本皇宫、梵蒂冈艺术博物馆等处收藏。出版《吴永良画集》、《意笔线描人物画集》多种，著有《水墨人物画概述》、《砚边杂感》、《画余随笔》等文。应邀赴日本东京、新加坡举办个展。电视专题片《吴永良画鲁迅》、《艺术与心灵——吴永良教授画牛》由中央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多次播出后送至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播出。业绩入编《中国美术全集·现代编》、《当代中国美术全集》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会员、浙江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泰国泰华艺术家协会顾问、新加坡墨澜社、啸涛篆刻书画会艺术顾问、浙派中国书画研究院艺术顾问。

海
山
近
月
正
家
山
近
月
正
家
山
近
月
正

萍踪回眸

——《吴永良风景速写》付梓感言

回忆是人们对于生命存在和人生历程的深情眷恋。无论苦乐顺逆祸福，若能在回味体验中有所感悟升华，亦不无意义。我从艺至今画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风景速写，更是助我回忆的形象资料，所以也颇珍视而保留至今。

因为速写能培养敏锐概括的观察力和迅速准确的表现力，所以从学画之始我就特别钟情于速写，五十多年的笔墨生涯中一直乐此不疲。

1954年我考入上海市艺术师范学校美术科，因是住校，所以每天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全班同学在操场上围个圆圈，大家轮流摆姿势，一起画动态速写，平时怀里总揣着速写本，有空就拿出来画，几乎养成了笔不离手的习惯。

后来考入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不料五年学习生活几乎都在运动加劳动中度过，专业课上得很少。那时每学期都有下乡或下厂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称为深入生活，以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但劳动间隙中可以画点速写，在政治挂帅的形势下，速写倒是一项被提倡的专业活动，甚至还订指标比数量搞竞赛评比，一时成了宠儿。在历次的下乡下厂劳动中我画了不少速写，人物、动物、风景、花卉和什物都画，可是在临近毕业时大多数都被同学要去了，只剩下寥寥几张。高中时期的速写已无踪影，也无印象了，而大学时期的仅有几张速写亦已泛黄，显示着匆匆逝去的岁月之久远，脑海里却总会浮





现出往日的情景。

书中所刊《舟山渔岛》速写于1960年初冬第二次赴舟山的蚂蚁岛所画。该岛因小如蚂蚁而得名。据说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是全国最早成立公社的一个。

当时我们同学数人从沈家门乘木帆船去蚂蚁岛，途中狂风骤起，巨浪滔天，乌云翻滚，惊险非常，令我想起欧洲古典油画法国画家籍里柯所作《梅杜萨之筏》所描绘的景象。其间我的速写夹在颠簸中掉落海里，急切捡起时纸张全已湿透，待晾干后发现画起来别具效果，碳笔或铅笔的线条更见浓重醇厚，可能是纸张含有海水的盐分之故吧。此幅速写即用落海之纸所画，也是仅存的一张了。

速写也是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的真实朴素的记录，即使寥寥几笔，简单几根线条，当时虽不觉得如何，却是特定景物的符号。待时隔久远再来审视，仍能勾引起当时情景的回忆，虽不完整，然具意义。所憾我以往不知珍惜，这类速写没能留下片纸。

因为对毕业创作白描《鲁迅肖像》的坚持而得罪当时的国画系权威领导人，于是在毕业分配时吞了苦果，由原来计划留校任教改为分配到温州搞民间工艺美术工作。理由是因为我“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欲加之罪，何

患无辞，历来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我被认为长期因积极上进表现优良而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一年不到因超龄而退团），岂非矛盾可笑？红耶？白耶？都由需要而定，何有标准？虽是陈年旧事，回想起来也不胜喟叹，这也是我自此后深恶滥权和远离威权之故。如今看来当时年少气盛加之倔强脾气，注定要遭厄运，可知性格决定命运是人生真理。

我怀着被贬谪的沉郁心情来到人地生疏而且语言不通的浙南重镇温州市，开始了十六年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1960年我曾与班上同学到温州市的一家木器厂参加劳动，算是体验生活。从食不果腹的省城杭州来到供应尚算丰裕的地区首府，因生活有所改善而颇觉不虚此行了。那时第一次看到高大的枝叶茂密的榕树，很觉新奇，画了不少速写。据说此树由瓯江南岸的温州开始往南才有，北岸的永嘉县境就没有。对于温州市区许多马路都以砖头铺成甚感奇特不解，总怀疑它的承重性能。可以说那时温州予我的印象虽不深但尚良好。

可如今再来温州，情况截然不同，那是要长期领薪工作甚或可能一辈子就扎根终老此地，意味着前程迷茫未卜。视绘画艺术为终身寄托和理想追求的我，骤然间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心绪之劣可以想见。现在的青少年是无法理解和相信以前的人事状况的，除非是相当级别的官员可不受户籍、粮油供应关系及人事档案的限制（但必须服从上级的调遣），一般百姓其实均无迁徙之自由，而且只能遵循由上迁下，即由大城市往中小城市，由城镇往农村迁移之规定，反之则难若登天。由此而没完没了地上演的夫妻亲人分居两地无法团聚的悲剧成为世人所诟病的一大社会问题。如今此种禁律已无，人口已可流动，人们亦已淡忘那时之痛楚与苦难。然而当时的我，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憧憬的青年在涉世之始即遭沉重一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觉心如死灰，处盛夏犹如寒冬。

十六年的磨难中，时常思忖着：若无当时的坚持，就不会画出令我终生刻骨铭心的这幅白描《鲁迅肖像》，从而使我身陷困境，深叹命运决定于性格，性格缘自天生，所以归根结蒂皆由天定，怨谁？

从一个谈艺论道的艺术学府的环境突然变成截然不同的异乡客地，差距之大令人难以接受，难以适应。温州地区因交通闭塞而历来就有排外性，加之工作单位无法回避的千遍一律的纠葛与倾轧，使我失去了继续作画的条件和合法性。为了消解和排遣郁闷烦恼的心情，寻求必需的精神寄托，我自然地转向不引人注目而又能缓解情绪的速写。幸而人情世态纷杂烦忧的温州却有怡情舒怀的自然风光，所以每于节假日便邀约三两友人在城内各处散步漫游，诸如大街小巷，内河海港码头，车站公园都留下我们的身影，尤其温州城内的几座小山头和瓯江中的江心屿更是常去不厌之处。后来范围扩大，常于春夏之交或金风送爽之季，与数位友人在小南门内河航运码头搭乘小拖轮，或者在大南门外的南塘街雇条小划舟前往梧埭、茶山、仙岩等美丽富庶的乡镇作郊游，剥着兰花豆和水菱，畅叙嬉戏，兴致盎然，不亦乐乎。其后足迹更遍及雁荡山、楠溪江和坎门、洞头、石塘等海岛渔村，单是雁荡就先后登临十四次之多。每次畅游雁山瓯海之时就自然联想到刘勰的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常令我同感共鸣不已。正是在这种潜心投入的探胜寻幽的愉悦中，忘却了烦恼郁闷，也忘却了自己，使我增强了经受十六年无法描述形容的磨难和煎熬的精神力量，正是质朴秀丽中寓有粗犷野性的浙南山水的自然之美滋润和呵护了我的身心，也留下了一批倾注深情的值得珍惜的风景速写。

十年“文革”的非常时期中，政治压力之大出乎想象，我是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唯一的贡献是当了十多年阶级斗争的靶子。而那时上海老家也起着剧烈变化，父亲病逝，三个兄弟上山下乡又先后患病，加上当时物资供应严重匮乏，温州非法黑市泛滥，原价二分钱一盒的火柴要二角多，八分一枚的邮票变成五角，而且什么都凭票供应，但



往往有票无货,所以连酱油肥皂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利用到上海出差和探亲之机尽可能地背些回来。种种奇特的状况如今人们也难以理解,只觉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但尽管如此,我仍尽可能地抓住一点时间和机会,不时地画些风景速写,以调节心境,缓解压力。令我难忘的是1977年春天的四川之旅。是应中央轻工部的组织,抽调浙江四个绘画设计人员到四川画风景,以后画成白描编印成册作为资料留存。我忝列其中,颇觉幸运高兴。正合我意。前后一个月时间,跑遍四川多处景点,画了不少速写。四川大山大水的气派风貌与浙江大不相同。印象良深,也使我在表现方法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尤其畅游长江三峡时,从清晨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长江客轮沿江向东而下,经过瞿塘,巫山,西陵三峡典型景点。晚上抵达宜昌。一天中竟画了一百六十张速写,创下平生最高纪录。其时征得客轮负责人之同意,我登上船顶,即在烟囱和汽笛旁左顾右盼地用三本速写簿交替着不停地画,面对着湍急的长江激流和目不暇接的擎天壁立的三峡奇峰,雄伟壮观的非凡气势令我激动欲狂,顿时想到唐代诗仙李白当年沿江出峡吟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一诗时激昂豪迈的情状,也更深切体会和理解祖国大好河山为何能激发人们爱国情怀的原由。

正当我畅游巴蜀认真速写以搜集日后编绘白描风景资料之时,温州正值开展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政治运动,一些靠运动为生并藉以整人邀功的人闻风而动,抢先出击,我又成了目标。待我到达重庆收到接连发来的催我回单位参加清查运动的加急电报时,我知道攻讦迫害之祸又至。果然回到温州又陷困境,欲置我于死地。经过近一年的折腾,所

谓的“揭批查工作组”为了收队交账了事，软硬兼施地逼我在完全捏造的所谓严重错误证据的结论上签字画押，硬要深受“四人帮”猖獗时期种种磨难之苦的我承认自己是“四人帮”骨干分子，从而接受定性，开除公职和遣返原籍监督劳动的惩罚。面对如此荒唐歹毒的陷害，我只觉得可笑可悲。因为形势已经不同，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虽然如此，我终于下定决心力争离开温州以改变险恶的境遇。

经过超常的努力，我终于回到西子湖畔的母校执教。由于改行受难十六年之久，绘画专业荒废殆尽，当务之急便是奋力迎头赶上，所以全身心地投入人物画的恢复时期的苦练之中，于风景速写就很少动笔，仅于1979年秋赴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写生中有部分风景速写，以后就几乎没画了。

1998年退休后我来到新加坡长期居住，深入感受和体验蕉风椰雨的南洋热带的风土人情，这个美丽富庶的花园城市，现代发达的热带岛国，以其诱人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也使我久居不厌而深爱眷恋。在此期间，我偕同夫人昭妙一起畅游欧洲的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三国，对欧洲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有了跑马观花式的初步印象，而最令我激赏感叹不已的是使人陶醉妙不可言的酷似抽象绘画的欧洲富饶美丽的田野风光，自始至终我都在舒适宽敞的标有七星的旅游巴士上倚窗速写不止，很快就画了满满两小本。回来一看，竟是地道非常的抽象画，远非想像所能企及。由此也悟到，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抽象绘画必定符合自然规律和审美法则，刻意造作的杜撰决无感人之美。



如果说以往尤其是蛰居浙南十六年时期的风景速写融合和渗透了我的心灵感悟和山川的清华精灵，那么旅欧的速写则是我初访欧洲对西方风情和文化的直观观感和激情实录。

光阴飞逝，岁月无情，虽近古稀，然心里总萦绕着往日的风雨和甘苦，每当检视这些风景速写时便会抚今追昔地感慨万千，如今将之选编付梓，也是为了留存纪念和展示我对人生的虔诚和珍惜。

吴永良 2005 年冬

于闲云倚山楼

牛本善良

吴永良先生一九三七年生于浙江鄞县，丁丑之年出生属牛，自幼随父母定居上海。我认识他已有三十余载，那年我二十七岁，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分配在浙江省轻工业厅下属一个工艺美术组。我因在省级机关工作，出差成家常便饭，去得最多的是我省工艺美术的重点产区，温州则是必去的地方。首次到温州，工作之余去会校友，在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内见到了永良先生。这个所内有一批工艺美术与美术界的精英，吴永良是其中之一。初见时他那句：“侬怎么长得如此像我阿弟”（上海话）至今未忘。后得知永良先生与我一样，在上海读完高中，赴浙江美院学画。他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画系人物专业，而我尚在附中二年级，虽在同校却不相识，论辈分自然是大师兄。如今既是校友，又是同行，同乡，貌亦相似，可谓缘份。也许离家太早，又一生在外，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我们不像上海人，其实我们祖籍都属浙江。

后因工作关系，与永良先生虽有接触，但无深交。只是对他在温州创作设计的一些作品印象深刻。他不仅擅长中国画，工艺品创作也出类拔萃。记不请哪年曾去过他家，在温州风景优美的松台山下，有一排简陋的木屋便是研究所的家属宿舍，所谓宿舍其实是一些木结构的旧房子，小而且陋。他夫人有着温州人热情好客的传统，饭菜可谓丰盛，但用餐期间感觉到他对当时中国前景充满忧虑。

一九七八年春，我与永良有过一段短暂共事的机会。中央为重振工艺美术，举办了粉碎“四人帮”后首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规模空前，中国美术馆前从未有过如此长的观众队伍。展览一再延期，展览领导小组要求组织一批专业人士，将展品中的精华用中国画白描形式绘下来，编印出版，供行内专业人士创作时作参考资料。当时浙江推荐了永良等人。这虽是一次正常的组织抽调，永良却费尽周折，辗转上海才到北京。省工艺美术公司领导很器重他的

才华与工作能力，决定调他回省城。当了十余年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靶子”，永良急切想改换环境，自然希望尽早调离是非之地。然而我劝他不能只寄希望于调动，为了多一条出路，我建议他趁恢复高校招考研究生之机，下决心报浙江美院的中国画研究生。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和转折点。他思考良久后，决定在办理调动的同时考研。那年浙江美院理解他在京有工作任务的特殊情况，在北师大为他一人专设考场。他每天在美术馆工作完毕就回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宿舍里复习备考，许多办展人员看见他的床边堆满书籍，在灯下嘈杂的环境中，他发奋苦读习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被浙江美院录取，人生轨迹发生转变。后来调动之事果然被温州方面借故卡住，最后还是到浙江美院。为此，他后来遇见我时，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幸亏当时有了你这个白描组组长的英明领导，才使我在北京没有‘白白描’。”

但永良在浙江美院读研的日子并不一帆风顺，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把全家户口迁杭，在那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生活的窘迫，学习的压力，牵肠挂肚的岁月中，充满辛酸、艰苦、无奈、失望、内疚，可谓心力交瘁。毕业留校任教后，经多方努力全家五口终于在杭团聚安居。在一间仅能容身的简陋宿舍里他创作了一张张精彩的作品，抒发心底的人生感情。他的画风传承了周昌谷先生的精华，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80年代，画家张仃来杭，两人曾切磋技艺，张仃先生对他的画艺极为欣赏，两人还互赠作品留念。后来永良先生出版第二册个人画集时，我特意请出版界的好友介绍了香港一家高水平的印刷公司。出版后他赠我此书，我说画虽好，可惜“大作”欠多，在永良那时狭小的居住环境中，我知道这是苛求。记得巨幅指墨画《长夜》是拆了床铺在地上画成的，为西泠印社九十周年创作巨幅的《西泠印踪》则是借了朋友的房子才完成的。

永良先生属牛，也善画牛，画中之牛遒劲有力，笔墨老辣。永良观人入木三分，作画力透纸背，是动物中最忍

耐、吃苦、勤劳、与人为善的朋友，但如牛之人，一生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沉重。但永良自幼崇敬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近君子而远小人，硬骨铮铮洁身自好，几十年耕读不倦，业绩斐然。永良先生艺品似人品，画风清新质朴，优美典雅，构图经营有方，笔墨变幻无穷，所绘之物形神皆备，体现他对自然与生命之爱，画面明快亮堂，与他做人风格一般，决不矫揉造作，虚妄张狂。如今他已近古稀之年，西泠印社出版社为他出版此册风景速写画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他的人生经历，我这个“小阿弟”也颇感欣慰。永良先生出此画册，让我们再次欣赏到祖国河山之美及中国绘画的艺术魅力。特撰此文略表心意，愿他健康长寿，有更多佳作问世。

俞雄伟

2006年1月于天福花园

依仁游艺 写意传神

——我的老师吴永良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之时。古稀之年的吴永良教授再次踏上这块令他刻骨铭心的土地——温州。从繁华的五马街向西漫步，寻觅那段非同寻常的生命轨迹。经过蝉街，我们同登鼓楼，再登松台山，瞻仰了唐代高僧玄觉大师的纪念塔——净光塔。

就在山下一片茵茵草地上，有一棵当年种下的喜树，树干上清晰地留着一段曾经晒被晾衣的尼龙绳子。吴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这里就是我三个女儿诞生的地方。”他用数码相机记录了这棵树与这片小树林。当年的宿舍、食堂、教室、研究所与相邻的艺术雕刻厂……如今空空如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似梦似幻，眼前只是一片静静的绿草地。

穿过四十四年的时间隧道，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杭州来了三位美术老师。我做为温州美校首届学生，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师生的命运都在这里产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并因此结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这份师生缘，像雁荡山的凝碧潭一样清纯，一样恬淡，一样深邃，而且也一样的源源不断。

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专美术学校，静静地坐落在净光山东麓。教课的是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刚刚毕业的三位高材生，正是他们的到来，使这里俨然成为潘天寿教学思想的一块院外试验田。山水、人物、花鸟，分科教学，素描、速写、雕塑，一门不缺。教师的敬业，课程的正规，外加艺术理论与民间美术实践。（注：该学校前有艺术雕刻厂，后有工艺美术研究所，教学、实践、研究三位一体，这种教育模式也许对今天的美术教育不无借鉴

之处。)初中毕业的我们，接受的却是美院式的正规教育。短短三年，改变了我的人生，引领我走进了中国画的艺术殿堂，也大大影响了整个温州画坛。

当年的吴永良先生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二十四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他的毕业创作一幅为白描《鲁迅肖像》，一幅为《水乡集市》，受到潘天寿院长的赞扬，被称为真正的中国画。然而，本该留校任教的他，却阴差阳错地从高峰跌到谷底。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满腔热情地投入教学与对中国画的探索，一往情深，全然不知社会风波之险恶。他的勤奋多才与人格魅力，激励了全校的学生，赢得了学生的爱戴。更赢得了一位温州姑娘的芳心，这就是他的夫人木昭妙。当他们坠入爱河之时，也正是他十年磨难的开始。当组织出面干预，要棒打鸳鸯时，他忠于爱情，不为所动，终于成了温州的女婿。

“黑云压城城欲摧”，十年“文革”期间，素称鱼米之乡的温州，竟也到了“坐着捣煤(倒霉)，站着等水(等死)”的缺煤缺水，难以成炊的境地。枪林弹雨，鬼哭狼嚎，交通中断，人心惶惶。文化被摧残，城市被摧残，人性被摧残，多少人死于非命……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而立之年的吴永良没有退缩，没有妥协，这更激怒了一帮灵魂丑恶的小人，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竟有工宣队某某说：“好了，吴永良，你这辈子也别想画画了！”十六年中，吴永良偏偏没有放下画笔，他敬仰鲁迅，学习鲁迅，用笔杆子与社会的丑恶势力作斗争，他一次又一次地画鲁迅题材的作品，大幅的如《民族魂》、《长夜》(指墨)、《于无声处听惊雷》(指墨)、《真的猛士》、《千古不朽》等，而简笔写意的鲁迅像更不计其数。我至今尚收藏先生一幅简笔《鲁迅头像》和一幅水墨画《鲁迅与闰土》。这不是普通的一幅水墨画，而是他内心的呐喊，直可用“墨点无多泪点多”来比拟。他蔑视威权，嫉恶如仇，同情善良尤其是弱势群体。他说自己属牛，爱牛，画牛，有牛之倔强，有牛之纯善，故名其书斋为“五牛堂”。

在“文革”浊浪后期的某一晚上，我陪吴先生走进了久违的电影院，观看影片《林冲雪夜奔梁山》。本来感情丰富的他，看到伤心处，见小人当道，残害忠良，感同身受，大有“欲渡黄河冰塞川”的浩叹。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惨痛，倏然离席，夺门而出。当我回过神来，急随其后，只见他失声痛哭。十年忍辱负重所积压的情感，如瓯江之潮不可遏止。

漫步中，我们默默无语。月光下的九山湖，渐渐抚平他那破碎的心灵。今天，在他那充满柔情的笔调后面，谁能知晓他当时心中的隐痛。恰是宋人词意“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这时期的代表作《归牧图》、《乍暖还寒》、《伴羊图》等，皆自有寄托。吴永良的画，哪怕是小品，皆韵味醇厚。那是因为，他是以其人生为酵母、本性为泉水酿造而成的呵！

“雨后千山铁铸成”，磨难中他更怀念自己的恩师潘天寿、周昌谷，他与老师竟有惊人的相似。他永远感激老师的知遇之恩，暗暗下决心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夜不成寐，构思着如何画出一幅自己心目中的潘天寿肖像……

正是台风季节，狂风暴雨。当时的研究所宿舍，原是十年前的教室，年久失修。我与吴先生并排而居，一家三十平方米的居室连床都摆不下，哪有画桌可摆？只能把画纸粘在过道的墙面上。平常就是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怎经得起这场暴风骤雨？“墙头屋漏无干处”，纸上水流如注，未熟的米饭也被屋漏浇了个直冒白烟。也许是“无欲则刚”，平时文质彬彬的吴永良，愤怒得像头狮子，不，更像个牛，他铁青着脸，不顾只穿背心短裤，突然出现在领导的办公室，拍案质问道：“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将这一军还真灵，没几天，单位果然派人来修理房顶了。

因了暴风雨，屋漏墙湿，画纸上水痕未干，斑剥漫漶，似满纸烟云。吴永良对着潘天寿像出神……好！背景就画小龙湫，前景穿插雁荡山花！潘公当年畅游雁荡，创作了《小龙湫一角》、《雁荡山花》等杰构，笔力雄健，生面别开。